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



漂流三部曲

郭沫若漂泊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44.57/
GMR
C1

345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漂流三部曲

52B-1

郭沫若漂泊小说选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漂流三部曲

郭沫若漂泊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88 印张 1760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5631—0490—9/G·288

全套(18 册) 总定价:99.00 元

目 录

未 央.....	(1)
圣 者.....	(5)
漂流三部曲	(12)
行路难	(48)
红 瓜.....	(106)
亭子间中.....	(114)
矛盾的统一.....	(121)

未 央

爱牟好像一个流星坠落了的一样，被他的大的一个儿子的哭声，突然惊醒了转来。他起来，昏昏朦朦地，抱了他在楼上盘旋了好一会，等他的哭声止了，他们又才一同睡下去。

他这个儿子已经满了三岁，在十阅月前早已做了哥哥，所以不得不和爱牟同寝。因为在母胎内已经饱受了种种的不安；产后营养又不十分良好；长大了来，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欺侮，骂他是“中国佬”^①，要拿棍棒或投石块来打他：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，他柔弱的神经系统，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创痕。他自从生下地后，每到夜半，总要哭醒几回。哭醒之后，圆睁着两个眼儿，口作喧嚷之声握着两个小小的拳头在被絮上乱打。有时全无眼泪地干哭。有时哭着又突然嬉笑起来。诸如此类，在最短的时限中，表现出种种变化无常毫无连络的兴奋状态。

见他儿子这么可怜，早是神经变了质的爱牟，更不免时常心痛，他的女人因为要盘缠家政，又要哺乳幼儿，一个人周转不来，所以爱牟不免要牺牲——在他心中是这么作想——他些时间，每逢没课的时候，便引着他的大儿，出向海边或邻近地方去走走。

他们的寓所，是在一座渔村之中。村之南北，有极大的松林沿海而立。跨出寓所，左转，向西走去时，不上百步路远，便可以

^① 本篇原为作者 1922 年下半年起草的一部长篇小说之序幕，同年 9 月 18 日将此部分改为短篇小说，题为《未央》。

作者原注：Chankoro，日本人骂中国人的惯用语。

到达海岸。海面平静异常，砂岸上时常空放着许多打鱼的船舶。每当夕阳落海时，血霞 冤天，海色猩红，人在松林中，自森森的树柱望出海面时，最是悲剧的奇景。因这时候，爱牟每肯引他大儿出来，在砂岸上闲步。步着，小儿总爱弓起背去拾拣砂上的蚌骸，拣一个交一个在爱牟手里。弄得爱牟两手没有余地时，他又悄悄地替他丢了。爱牟沿路走着，沿路替他儿子指说些自然现象：时或摘朵野花来分析花蕊，时或捉个昆虫来解剖形骸，时或指着海上打鱼去的船只，打鱼回的船 只，使用一种沉抑的声音向他儿子说道：“大儿，你爹爹的故乡是在海那边，远远海那边，等你长大了之后，爹爹要带你回去呢。”小儿若 解若不解地，只是应诺。有时不想走的时候，便坐在砂岸上，随手画些鱼儿兔儿；他的儿子也弓起背来先画一个橄榄形，在其任一端凿出个小洞，便洋洋得意地说道：“爹爹，鱼儿。”他们就此也能彼此相慰。

寓所近旁有座古庙。庙前古松参天，大多是百年前的故物，树荫中茶舍两三家，设茶榻树下，面草席坐褥于其上，以供游人休息之所。庙门古拙，屋顶有白鸽为巢。门侧井屋一椽，覆盖一眼井水，一瓮清泉，以供拜神者净手之用。屋顶驯鸽，时时飞下地来，啄食游人所投米谷；或则飞到井水旁边，在水瓮中浴沐饮水。此地爱牟以为颇有诗趣，所以也肯带着他的儿子走来。来时随带米麦一囊，父子两人走至庙前，把米麦投在地上，鸽子便一只飞来，两只飞来，三只飞来，飞得愈多，小儿便欢喜得在鸽群中跳舞起来。

爱牟近来更学会了一种技艺了。

他们在白天游玩了之后，一到夜半来，他的大儿依然还是要哭醒，。他等他哭醒的时候，便把他们白日所见，随口编成助睡歌唱给他听，他听了，也就渐渐能够安睡了：从前要隔过三两钟头

才能睡熟的，如今只消隔得个把钟头的光景了。儿子也很喜欢听，每逢他疲倦得不堪，不肯唱的时候，他偏要叫他唱，唱着唱着，他比小儿早睡去的时候也有。

今晚他大儿睡醒转来，他把他好，一同睡下去了之后，他也叫他唱歌。他也就拖着他感伤的声音唱了起来。他唱道：

一只白鸽子
飞到池子边上去，
看见水里面
一匹鲜红的金鱼儿。

鸽子对着鱼儿说：
“鱼儿呀！鱼儿！
你请跳出水面来，
飞向空中游戏！”

鱼儿听了便朝水外钻，
但总钻不出来。

鱼儿便对鸽子说：
“鸽子呀！鸽子！
你请跳进水里来，
浮在藻中游戏！”

鸽子听了便朝水里钻，
但总钻不进去。

拖长声音，反复地唱了又唱。唱一句，小儿赞诺一声，唱到后来，小儿的意识渐渐朦胧，赞诺的声音渐渐低远，渐渐消沉，渐渐寂灭了。

天天如是，晚晚如是，有时又要听他小的一个婴儿啼饥的声音，本来便是神经变了质的爱牟，因为睡眠不足，弄得头更昏眼更花，耳更鸣起来。——他的两耳，自从十七岁时患过一场重症伤寒以来，便得下了慢性中耳加答儿^①，常常为耳鸣重听所苦，如今将近十年，更觉得有将要成为聾聩的倾向了。

大儿睡去了之后，他自己的睡眠不知道往哪里去了。幼时睡在母亲怀里的光景，母亲念着唐诗，搔着自己的背儿入睡的光景，如像中世纪的一座古城，爰然浮在雾里。啊，那种和蔼的天乡，那是再也不能恢复转来的了！……辗转了好一会，把被里的空气弄得冰冷了，他又一纳头蒙在被里，闭了眼睛只顾养神，其实他的“神”，已经四破五裂，不在他的皮囊里面了。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楼下腌着的一只猪腿，又好像前几天在海边看见的一匹死了的河豚，但是总还有些不同的地方。他觉得他心脏的鼓动，好像在地震的一般，震得四壁都在作响。他的脑里，好像藏着一团黑铅。他的两耳中，又好像有笑着的火焰。他的腰椎，不知道是第几个腰椎，总隐隐有些儿微痛。

突然一声汽笛，劈空而鸣。接着一阵轰轰的车轮声，他知道是十二点钟的夜行火车过了。远远有海潮的声音，潮音打在远岸，在寒冷的夜空中作了一次轮回，又悠然着余音渐渐消逝。儿子们的呼吸声、睡在邻室的他女人的呼吸声，都听见了。他自己就好像沉没在个无明无夜的漆黑的深渊里一样。

^① 英语 Catarrhal 的译音，医学名词，指发生于粘膜的一种炎症。慢性中耳加答儿，即慢性中耳粘膜炎。

圣 者

Tial, Kiu humiligos sin ,Kiel
tiu infano, tiu estas la Plejgranda
en la regno de la Cielo.

《St. Mat. 》XVIII—4. ①

——“爹爹回来了，爹爹回来了。”

——“哟，哟，爹爹回来了。”

爱牟刚在上楼，早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在楼上欢呼了起来，他今天整天不见他们了。清早起来，跑到印刷所里去自行校对了一回稿件，便到闸北去会一位从德国回来的朋友。朋友们留住吃了中饭，便围炉谈天，一直谈到傍晚。新回国的朋友说道：柏林真好，柏林真好，简直要算是天国呀！房屋又如何华丽，女人又如何嫣妍，歌舞又如何，酒食又如何，一面说，一面闭闭眼睛，好像要忘却眼前的尘浊，去追寻他遗失了的乐园的光景。朋友的结论是：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乞丐的生活。

爱牟听着海客的瀛谈，又听着邻室的女友们的欢笑声，雀牌声，但他不但不能融化了去，他的自我意识反觉愈见鲜明，他竟至弄得来坐也不安，立也不稳了。

——欧洲的生活想必是别有天地，但是画家 Millet^②住在巴黎的时候，不是说如像住在沙漠里面一样吗？乞丐的生活也自有他的乐趣，天堂是在自己的心里。

① 作者原注：“凡是自己谦卑，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”（《马太福音》第18章）

② 米勒(J. F. Millet, 1814—1875)，法国画家。

他一面这样想着，一面默念着他整天不见了的妻儿。

——啊，他们不知道在怎样望我！清早出门的时候，对着儿子说：“你们听说些，好生用功，回来时要买糖点回来。”怕他们早在望着我的糖点了呢！

几次想起身告辞了，但又不好打断友人的兴头，只好听他背出了自作的许多诗词，和在德国说是已经被诸管弦的李太白的译诗。究竟乞丐国中的诗人也值得受天国中人赞美呢。

壁上的时钟已经打了七下了，朋友的倾谈虽仍如 Niagara 瀑布^①一样，不见止息，但也只得借故辞了回来，已经是腊尽冬残的时候了，街市上送年的腊鼓声和爆竹声，叠叠地把自己的童心呼醒，同时也把做父亲的心肠增加了几分自觉。回到寓所时，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两角钱的花炮，想拿回家去逗引孩子们的欢心。孩子们怕比得了糖点时更要快乐了！

刚上楼，两个孩子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的光景，早从房中跑了出来，把他的左右手执着。

——“爹爹，我们今天读了两段童话呢。”

——“糖点买回来了么？”

——“没有买。”

——“为甚么说买又不买呢？”

——“我今天没有买糖点，只买了些花炮回来。”

——“哦，花炮！花炮！快拿出来，快拿出来，我们放吧！”

两个孩子听说买了花炮回来，更高兴得出乎意外。扭着孩子门进了房门。他的女人正坐在一张床旁为婴儿哺乳。她的眼光也分外现出一种欢娱的光彩。

① 即尼亚加拉瀑布，在北美洲尼亚加拉河上。

——“今天搅迟了，朋友们留住吃了中饭，又留住谈天，一直弄到这时候，才得告辞了回来。”

——“孩子们等得你甚么似的呢。他们说怕你不回来了，你怕坐轮船又坐火车到东洋去了。”

——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——“晚饭吃了么？”

——“不用了，中饭吃得很迟。我们往楼下去放花炮去吧。”

嘻嘻哈哈地把孩子们拖着走下了楼，女人也抱着婴儿走下楼来了。

小小的中庭中顿时热闹了起来。沉默无声的花筒用星星一火的引导顿时焕发出璀璨的群花。小儿的拍掌欢笑声，也像这火花一样顿时焕发了起来。放天旋子的时候，儿童的心机也如像天旋子一般，才在地上迅烈地旋回，又迅烈地旋到了天上。放蛇箭的时候，儿童的心机更如像一颗慧星，不知一直飞到哪处的星球去了。鞭炮也放了，有些只燃了导线还不曾爆开的，又拣来横腰劈开，——用火柴来点放。火药喷射到火柴头上，把火光灭了，只见火柴的红烬又迸发出金刚钻石一样的光芒，孩子们小小的寸心和小小的星眼，也好像金刚石一样在微光四射了。硫黄的烟雾弥漫了——庭，儿童的欢声也弥漫了一庭，假使有能说这儿并不是天国的人，纵有天国，恐怕孩子们也不愿意进去的呢。

睡眠的时间到了，孩子们上楼就寝。大的两个还讴吟了些儿歌，各把一册外国儿童画报放在胸上已经安安然然地睡去了。只有才满周岁的婴儿，好像是过于兴奋了的光景，始终不愿就睡。爱牟把他抱着，玩弄着剩下的两个小小的花炮。爱牟夫人把炉火生了起来，又扫了一回地板。她走来想从爱牟手中接去婴儿，但婴儿又不愿意被她接去。

——“佛儿这孩子，今晚怕又不睡了。”

——“尽他再玩玩吧，还不到十点钟呢。”

婴儿做些手势，想要叫人把小花炮来点放的光景。

爱牟说：“哈哈，这孩子想要放这花炮呢。”

——“这是不响的么？”爱牟叮咛地问了一句。

——“我买的时候，叫他拿不响的给我，当然不会是响的。”

他说了便把一个的导线剔出，把来横卧在桌上，叫他女人去点。

——“该不是响的吗？”爱牟夫人还追问了一声。

——“响总不会，你放吧。”

火柴擦燃了，花炮果然不响，但不提防是会放射的，啾的一声从炮身中放射了一朵磷光向孩子们睡着的床上，笔直地射去了。一种尖锐的惊呼声从爱牟夫人口中叫了出来，只见那朵磷光正中在第二个孩子的右眼上，急烈地回旋。爱牟夫人急忙用手去弹开。孩子也从睡梦中用手去弹拨，随着便惨切地惊哭起来了。右眉已烧去，右眼已经焦黑，睫毛也看不见了。“啊啊，啊啊，这……这……”爱牟夫人把孩子抱了起来，只是惊呼着不能成语。

——“不要尽他用手去搓！不要尽他用手去搓！”爱牟把婴儿睡在别一张床上，又把受伤的孩子夺过来，孩子仍哀叫不绝。

——“啊啊，啊啊，眼睛打瞎了么？”

——“不会，不会，不要惊惶！……啊，他睁开了一线了呢！”

孩子把眼睛睁开来，但是受了伤的右眼只微微露出了一些儿缝裂。眼球是依然无恙。孩子好像还是在睡眠中的光景，虽然把眼睛睁开了几次，但又严闭了；虽然把右手举起过几次，但被爱牟紧握着，也就不动了。哭声止息后，仍旧熟睡着，但只时时微微痉挛。

——“幸好只伤了皮肤，隔两天总会好。”

——“把绷带来替他绑了才好吧，不然他会用手搓坏了呢。”

——“绑了也好。”

爱牟夫人一时找不出绑带出来，只得随意撕裂了一条清洁的布来要替孩子绑上，但布条一触到伤处时，孩子又破噪地惊叫起来了。

——“还是不用绑吧！还是不用绑吧！我捉他的手睡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

受伤的孩子又安静了下去，爱牟抱着他在楼房里走去走来，同时也抱着一腔怨艾与哀怜的情调。爱牟夫人只在桌旁呆立，好像不知所措的光景。久不入睡的婴儿，看见大人人们的惊惶，也自己觉察了自己的过失的一般，不知几时早已无声无息地在床上睡去了。惊惶后的安心，安心过的后悔，随着房中的静穆渐渐增加。爱牟夫人竟把许久不曾过目的“圣经”寻出，坐在炉旁的一只藤椅上翻阅了起来。爱牟抱着孩子走了一会，看见他已经安定，和着衣裳抱着孩子一道睡下。

——啊啊，可怜的孩子随着自己漂泊到这上海，言语也不通，朋友也没有，他们的精神一天一天地只是枯寂下去。自己又没有多大的能力足以把他们放在较好的环境里面，他们窒居在家里就好像坐着囚笼，他们的朋友只是些残破的玩具，他们的慰安只是些一年前从东洋带回的画报。朋友说：中国人的生活是乞丐生活，不错，真是不错，像我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乞丐以下了。

——啊，上海的孩子真是可怜！看不见一株青草，听不见一句鸟声，生下地来便和自然绝了缘，把天真的性灵丧。西洋人的公园既不许他们进去，中国人的精神只是丑恶的名利欲的结晶，谁也还顾不到儿童的娱乐，儿童的精神教育上来。在上海受难的儿童倒不仅我的几个，但我今天却为甚么要买些下等的

娱乐品来欺骗他们呢？假使我不买花炮，怎么会烧伤他的眼睛？啊，都是我的罪过！都是我的罪过！

——在东洋的时候，孩子们日日在海上玩耍，身体也强健得多，性情也活泼得多，如今是被我误了，我因为要占有他们，所以才从自然的怀中夺取出来，使他们和我同受着都市生活的痛苦，我是罪过！我是十分罪过！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都市上来呢？我同他们隐居在何处的乡下，不是很理想的生活吗？啊，但是，世界的诱力太大了，人类的诱力太大了，许多的同胞都在患难之中，我又怎么能够独善呢？我总应该替社会做一番事情，我这一生才可以不算白费。孩子们还是到东洋去吧，他们还是发育的时代，而我却又不同！……

他这么默想着，又感叹到他自己的身世上来。他想起三年前还在日本的时候，有一次也是年残冬尽，他们因为没房租，被房主人逼了出来，另外迁到一家海上的渔家里去。那时第二的孩子还一岁未满，他们乘着夜阴搬家，孩子是背在他的背上的，他那时候做过几首纪事的杂诗：

博多湾上负儿行，耳畔风声并海声。
落落深松如鬼物，失巢稚鸟咽悲鸣。
昂头我向群星笑，群星应笑我无能。
去国八年前此夕，犹自凄惶海外身。
海外栖迟又一年，苍茫往事已如烟。
壶中未满神山药，赢得妻儿作挂牵。
寄身天地太朦胧，回首中原叹路穷。
入世无才出未可，暗中谁见我眶红？

欲上崆峒访广成，^①欲上长城吊始皇。

寸心骋逐时空外，人生到底为谁忙：

到处随缘是我家，一篇秋水一杯茶。

朔风欲打玻璃破，吹得炉燃亦可嘉。

这些诗，表现他心境的 徨，他身世的 徨，但是他的 徨直到如今还是没有安定。他很像屠格涅夫的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，自己很想在现实世界里做一番牺牲，但又时常怀疑，结局终被引到虚无里去了。他想自杀也不知道想过多少回，但他并不是因为失恋，也并不是因为悲观，他是想借此解决他内心的烦扰。他今晚抱着他的次儿，念起这些旧诗觉得他自己的心情仍然是三年前的样子，但是三年前的生活转成了他现在的景慕了。

忏悔着现在，又追怀着过往，他在床上看看要睡去了，孩子一动又惊醒了转来，足足一夜不曾入睡。房中的静穆，也伴着他的女人读了一夜的“圣经”。

第二晨早起来，孩子的眼睛肿得如像一个石榴一样。但是痛楚是完全没有了。孩子睁着一只眼，仍是瞬刻不停地作种种的游戏。大人们要叫他睡，他连一分钟也不肯睡。他一点怨望的心肠也没有，一点悲观的心肠没有，仍然是顽，仍然是笑。接连两三天都是一样。

爱牟夫人常说：儿童的心情终竟是伟大。假使大人受了伤时，不知道是如何怨言啧啧呢。

一种虔敬的心绪支配着爱牟的全身，使他感谢得想流眼泪。爱牟对着他的孩子，就好像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。

^① 广成，指广成子，传说中的上古仙人。相传他曾隐居于崆峒同（在甘肃省平凉县西）的石中。

漂流三部曲

歧 路

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。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，将要到门的时候，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，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。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，但又迟疑了一会，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。

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，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，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。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，在脱叶树下屏走。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，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，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。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，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。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，增涨他的心痛的，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。他直视着前面，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。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，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。

——“啊啊，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。”

他这么自语了一声，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，几乎脱眶而出了。

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。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才离开了上海的。

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，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，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。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。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，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，好容易等他毕了业，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。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，或者可以活动一回，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，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他回到上海，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，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，连橡皮管也堵塞得不通气息了，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，他只委说没有自信。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，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。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，回到上海来，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，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，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，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，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，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好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，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。他在学生时代，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，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，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。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，自己虽是恬然，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。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，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，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。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，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。

——“行医？医学有甚么！假使我少学得两年，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，医梅毒用六零六，医疟疾用金鸡纳霜，医白喉用血清注射，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，医急性关节炎用硫酸盐……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，屈指数来不上双手，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痂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！多我一个有甚么？少我一个又有甚么？”